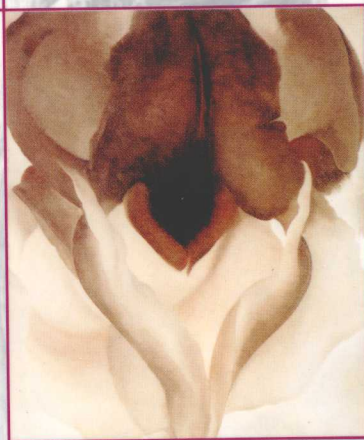


欲望巴黎

Chéri, Tu M'écoutes



法国当代风趣文学翘首
巴黎第三大学戏剧博士
妮可·德·毕隆 著

颜湘如 译

海南出版社

I565.45
235

欲望巴黎

Chéri, Tu M'écoutes?

妮可·德·毕隆 著

颜湘如 译



海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欲望巴黎/(法)毕隆 著;颜湘如 译.

——海口:海南出版社,2001.1

ISBN7-80645-953-7

I.幽… II.①毕… ②颜… III.长篇小说-法国-现代 IV.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0028 号

CHERI, TU M'ECOUTES?

Copyright © PLON 1998

中文简体字版权 © 2001 海南出版社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图字:30-2001-002 号

欲 望 巴 黎

(法)妮可·德·毕隆 著

颜湘如 译

责任编辑 野夫

※

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

(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2004 年 8 月第 2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7.875

字数:155 千字

书号:ISBN7-80645-953-7/K·53

定价:16.00 元

目 录

第一部	第1章	花心大萝卜 / 2
	第2章	出走拉斯维加斯 / 29
	第3章	青春不能留白 / 45
	第4章	艾蜜莉与“南瓜” / 66
	第5章	小霸王之恋 / 77
第二部	第6章	爱情忌妒症 / 96
	第7章	大秘密 / 117
	第8章	庆佳节 / 138
	第9章	哥儿们与姐妹们 / 158
	第10章	老公的小缺点 / 194
第三部	第11章	茉丝婷的婚礼 / 212
尾 声 / 241		

第一部

每个年龄层的
热情都如
沙滩上的贝壳

第 1 章



花心大萝卜



你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教导你在结婚前要保持处女之身。
结婚后则要忠于另一半。
当你向小乖乖灌输这个观念时，
你并没有向她坦承自己曾经有数次热恋的经验——
每次都是非常真诚的。



爱情……常会让人一错再错。

——西班牙谚语

哔哔……哔哔……

……电话铃响了。

你正在浴缸里享受着晨浴。不过你早有预感这个尖锐的响声，一定会在最不恰当的时候来打扰你，因此你也未雨绸缪地将无线电话摆在浴缸边缘了（其实你连上厕所也不会忘了随身携带）。

“我真羡慕以前人的生活，没有这些烦死人的噪音。”你对自己的杂种爱猫“白铜”（又名“小猫”，又名“喵喵”）这么说。其实以前的人有喇叭、有钟、有鼓、有号角，人类啊，就像个小男孩，老是喜欢制造一点噪音。

“喔！喔！”小猫答道。

它才不在乎呢。

它攀在你那高级名牌浴缸边缘，用爪子不停地拨动那块茉莉香皂想把香皂拨进水里，好让你永远找不到。

哔哔……哔哔……电话铃声继续响个不停。

你非接不可。

你叹了口气说：“这么早，一定是打错电话了。”

幸好，你曾经在杂志上看到过几种对付这类电话的方法，心情于是轻松了不少。比如：

男声：“喂？碧姬，是你吗？我是你的乔治啊。”



你（带着乡下人的口音）：“碧姬和荒酥华先僧粗气了（碧姬和方斯华先生出去了）。”

或者：

你（低声说）：“这里是 B008 情报员，讯息已收到。”

或者：

你（气愤的口吻）：“该死！我不是吩咐过了，我在手术室不接电话吗？”

或者：

你（兴奋的口气）：“啊！先生！你打来的正是时候，我的水管堵塞了。”

可惜，今天打来的人不是乔治。

“是我呀！”电话那头传来了你熟悉的稚嫩声音。

“你是谁啊？”你没好气地咕嘟着。你最受不了这种人，即使再亲再熟的人也一样，随便乱叫一声，就认为你理所当然要认出他们的声音。

不过，“小亲亲”可没心情跟你开玩笑。

她气喘吁吁地问道：“我可不可以搬回家住几天？”

“住哪儿？”

“我以前少女时代住的那间房啊。”

“少女时代？你现在很老了吗？”

“别再开玩笑，到底可不可以嘛？”

“为什么要搬回来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的套房淹水了？还是被你前任科西嘉籍的男友给甩了？”

“比这些更严重，也更复杂，我回去再告诉你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你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可能不太方便耶，因为我把你的房间改成一间小书房，现在你爸爸睡在那里。”

“什么？我的窝被爸爸占了？”

你真想提醒备受宠爱的小女儿，爸妈已经倾家荡产帮她买了一间小套房，而且她已经五年没有进她那间“少女时代”的房间了。

“那你呢？你睡哪里？”

“独一无二的神圣主卧室。”

艾莉丝苦叫了一声：

“为什么？你们分居了？”

“当然不是了！只不过……”

“妈呀，拜托拜托，你们千万别离婚！我马上回来。”

喀喇一声，她挂断了。

你对小猫说：“这下可好了，今天上午别想安安静静地做事了。”

白铜用尾巴轻轻挥着浴池里的泡沫，好像在挖苦你：“这就是太宠女儿的下场。”

你生气地接着说：“我只是做我该做的。而且你看小亲亲还先征求我的同意，她可没有扛着行李咚咚咚就跑来了。”

“她知道你绝对不会对她说‘不’的。”小猫小声地喵喵叫，声调里有一点点忌妒的味道（因为你吃饭的时候，总是不准它偷吃你盘子里的扇贝，而那却是它的最爱）。

“我要是不答应，她就会搬到朋友家，然后我又要好几个礼拜见不到她了。”你抱怨着说。

电梯的轰隆声刚好停在你这一层楼。救命啊！“小亲亲旋风”来了！她一定是在计程车上用大哥大打给你的，真是该死的现代科技！你急急忙忙冲出浴缸，就像一条蓝色的大鲸鱼破浪而出，溅起了滔天巨浪，淹没整片瓷砖地板。你随手抓起浴袍，但动作不够迅速，小亲亲艾莉丝已经如狂风般冲进浴室来了（虽然你一再重申，她还是没有交出家里的钥匙。大女儿也一样。然而她们



谁也没有把自己住处的钥匙给你)。

“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跟爸爸分房睡了？你们吵架了？”

“没有！没有！只不过是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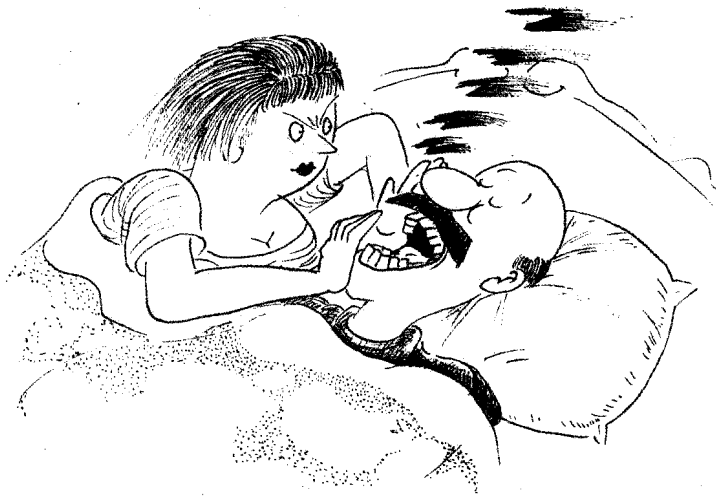
你实在不习惯将夫妻生活的内幕向女儿（或向任何人）透露，当年在圣女贞德修院学校里，接受纯洁保守的圣乔治修女调教之后，这样的行为万万不可能在你身上发生。

小亲亲的授业恩师却是属于六八年法国学生运动那反叛的一群，因此耳濡目染的她便毫无顾忌，非问个水落石出不可：

“只不过怎样？”

你咕咕哝哝地说，当夫妻年纪渐渐大了，就会开始受不了对方的一些习性。

你发觉老公的鼾声越来越大，吵得你（还有楼上的邻居）根本睡不着。而且他那么高大，双脚老是会伸出床尾，被子也太小，每次他的脚一踢，冷风就会沿着脚底往上钻，吹得屁股凉嗖嗖的。但最糟的还是文化广播电台，你的另一半是文化电台的忠实听众



(也许是唯一一个)，每天晚上——打开收音机就不能关。于是你只得每天陪着他听一些不可思议的节目，可能是关于爱斯基摩人的神话，也可能是关于新式伊波拉病毒的演变情况，或是三十年代法国蒙面党的秘密等等。虽然一听到他的鼾声，你总会试着把收音机轻轻关掉，但是他都会立刻醒来：

“别关，我现在听得正精彩呢！”

可是他不能忍受你早上五点悄悄起床写作的习惯。原因是：他一被你吵醒就睡不着了（他还会诉苦说，经过这么多年，他的睡眠质量越来越不好），然后他就会念叨你一个上午。

后来，有一天，你们夫妻俩经过一番坦诚而认真的长谈之后，终于决定分房睡。不过，这并不表示你们就不能……不能那个……

该怎么去跟下一代解释这些亲昵的细节呢？正为难时，你听见了小猫吃吃偷笑，冥冥间仿佛还听见修女老师向圣母祷告，保佑你别口出亵渎之秽言。

于是你义正辞严地对小亲亲说：“反正不关你的事。”

“当然关我的事。你们要是离婚，我就自杀。”她大喊道。

“你不觉得自己太小题大作了吗？现在你倒是说说看，都二十五岁的人了，为什么还要搬回父母家？”

“我跟汤姆分了。”

汤姆是艾莉丝这六个月来（已经创下纪录）的亲密爱人。他是电脑工程师，目前失业，靠着打一些零工赚取生活费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家伙太讨厌了，做爱的时候竟然还穿袜子。”

“好可怕喔，我可怜的女儿！”

“别笑我了！最可怕的是他不愿意离开我，不，应该说他不愿



意离开我的套房，他粘着我的床就像贻贝附着在岩礁上一样。每天晚上，他尽说些工作上的事，烦死人了，真的烦死人了……”

“亲爱的，你要习惯这点。每个男人到了晚上都会说工作的事，女人就要尽量表现出一副听得津津有味样子，这是我们的职责。”

小亲亲忽然有点尴尬：“然后他还说他才是我一……一……一辈子的爱人，说我对贾奥的一见钟情只是暂时冲昏头罢了。”

“贾奥是谁？”你有点摸不着头脑地问。

“是一个巴西舞蹈家。”你的女儿突然用一种热恋中的陶醉语调说，“他很高，长得很帅，人又好。我被那个白痴气哭的时候，他就会轻轻地拍我的手，耐心地安慰我好几个小时。我真的爱死他了——我说的是贾奥喔，别搞错了。”

你对于艾莉丝的花心已经习以为常了。你看着她交的男友一个接一个，其中有衣着光鲜、循规蹈矩的人，也有奇装异服、怪到极致的摇滚乐手。因此你不为所动。

“你想爸爸会愿意去跟汤玛谈谈吗？”小亲亲一面担心地问，一面把成堆的行李和绑得乱七八糟的塑料袋，往她的旧寝室里推。十足吉普赛式的搬家法。

“跟他谈什么？”

“叫他搬出你们的套房。”

“那不是我们的套房，那是你的套房，我们买给你的。我想你爸爸应该没有兴趣管你的爱情故事。”

“算了吧！我只要亲他两下，撒个娇，保证他什么都说好。”艾莉丝信心十足地说，那口气仿佛是身经百战的情场女子。

老公欣然让女儿亲了两下，但却断然拒绝去请小汤玛滚出艾莉丝的房子。她已经二十五岁，也该懂得自己解决问题了。就像

上校岳父常说的：“自己的粪自己挑！”

隔天，你打了一整天的电话，希望能找到适当的人，提供适当的建议，以便收复小亲亲的套房。

大女儿茱丝婷也建议你别管，让妹妹自己想办法，因为她已经是大人了。她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她家的事。”

“他家的事”是茱丝婷的名言，当你紧张地告诉她：“你爸爸就是戒不了烟。”她也会冷冷地回答：“他家的事。”

友人伊姐建议你汤玛淹死在浴缸里。她还愿意为你做不在场的证明：“我们两个一起去看电影了，法官大人。”好一桩天衣无缝的谋杀案。

“三姑六婆联盟”则建议你向区公所求援，请他们派出灭鼠队，向该栋大楼连灌两个礼拜的瓦斯，说不定汤玛刚好在里面。

你的妹妹阿丽兴灾乐祸地扯着嗓门说：“谁叫你那么宠女儿，让她娇生惯养，她那间套房永远要不回来了，活该！”

那天晚上，老公回房来了，你们躺在大大的双人床上，感觉还真不错。你紧紧地缠抱着他。

“好啦！我好累，头也好痛。”老公有气无力地说。

“跟我来这一套，你丢不丢脸？通常都是女人才拿头痛当借口的。”

于是你更加认真仔细地爱抚着他，庞然巨物般的老公格格一笑，终于决定狂野地报以激情热吻，并且在你耳边喃喃说道：

“好吧，就跟你温存一下，但是事后你可不能打呼噜哦！”

“什么？”你气呼呼地大喊，“你竟敢说这种话！每次都是你打呼噜的声音太大，吵得楼上邻居已经去向管理员抗议好几次了，甚至还找了大楼的管理委员会来呢。”

“可是你也会打呼噜啊。”



“胡说。”

“好，今天晚上我就用我的^小录音机，把你的鼾声录下来，看你还有什么话说（口气突然转变）。……不过录音之前，先让我疼疼你圆滚滚的小屁屁……”

正当你们俩心荡神驰之际，中庭突然传来一声尖叫，吓了你们一大跳。

“小偷！抓小偷！”

老公连忙跳下床，一把抓起床头柜下层抽屉里的手枪（战利品——没有申报），马上冲到窗户旁边打开窗户。你也跟了过去。

对面大楼（距离其实也不远）的一扇窗户旁，只见一名住户激动地大声喊叫，手还指着什么东西。

“在那边！在那边！有人在爬你们那边的墙！”

没错。

黑暗中，就在几公尺外，有一个黑色的身影挂在排水檐沟上，他（是小亲亲前任科西嘉籍的神秘男友？）正向你女儿敞开的窗子爬去。

“你马上给我下去，不然我开枪了！”老公挥动着手枪，气得面红耳赤。

“不要！不要！爸爸，不要开枪。”艾莉丝哭丧着声音担心地说：“他是……呃……是我朋友。”

“他在干吗？来这里练攀岩啊？”

“他来找我。”

“为什么他不能跟别人一样搭电梯上来？”

“他怕吵到别人。”

“他可真体贴啊！结果呢？”

那个黑影轻巧一跳，便跳进了艾莉丝的房间。

一片寂静。

“他在里边干什么？”另一半担心地问。

“他在跟你女儿亲热。”

“是那个失业的电脑工程师吗？”

“那个已经是前四任了。我想，如果不是很会吃醋的科西嘉人，就是巴西的舞蹈家。”

“我家里不允许这种事发生！”老公生气地说：“我马上去把那家伙撵出去。”

“好，不过先穿上衣服。”

因为你们俩还全身光溜溜的，这个样子想扮演正经严格的父母，似乎有点困难。你们套上睡衣，一前一后，庄严隆重地往小女儿的房间走去。

老公凶巴巴地把门打开，却不由得吓了一跳。

正如你们所想，那位攀岩绅士正在艾莉丝身上到处热吻着。他急忙站起身来。他的肤色黑得发亮。

老公没有种族歧视，绝对没有！年少轻狂的年代，他就已经跑遍全世界，以便能结交各种肤色的朋友，接触各种文化。

可是交朋友是一回事，要把自己的小亲亲交给一个精通飞檐走壁之术的纯巴西人，却是另外一回事。而且，说句老实话，你自己也不是非常赞成。只要一想到小亲亲要到那么远的地方，去和一个陌生家庭一起生活，说不定那个地方还没水没电的，你的心就犹如刀割。

老公终于回过神来。

“你能介绍一下吗？”他冷冷地问女儿。

“他叫贾奥——贾奥·瓦斯奎，他是巴西有名的舞蹈家。”

小亲亲转身向她的新欢比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手势，而那个英俊的年轻人则回了她几句话，同样地莫名其妙（他长得的确好看，宽肩细腰，肌肉结实，蓝色的眼珠，牙齿在黝黑光亮的肌肤衬托



下更显得晶莹洁白)。

“他在说什么?”老公有点烦躁地问。

“葡萄牙语啊……”艾莉丝得意地说,“巴西人都说葡萄牙语。”

“我知道,我又不是没念过书。”你的另一半不满地反驳。

“你会说葡萄牙语?”你有些惊讶,如此问道。

“不会。”

“那你们怎么沟通?”

“我们不必沟通。”小亲亲笑着说,“可能就因为这样,我们才能处得这么好。”

见到你们惊愕的神色,她收起笑脸,转身向男友比划了几下。

那个巴西人点了点头,然后……

……他开始脱衣服,脱到只剩下一件衬裤。

“他又在搞什么花样?他要脱得精光吗?”爸爸火气越来越大,粗声问道。

“我不知道,他常常做一些让人想像不到的事。你们自己看。”

小亲亲用 CD 放了首西班牙舞曲。

贾奥则开始跳起单人舞。

你全神贯注地欣赏着。这个年轻人真是舞神。你觉得老公也跟你一样看得入迷。音乐结束后,你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,老公和小女儿也跟着拍手。

艾莉丝的男友害羞地笑了笑。

他真是迷死人了。

“好了,现在来狂欢一下!”女儿边喊边换 CD,这次响起的是北非快节奏的 salsa 热舞。贾奥搂住了她,你的老公犹豫了一下,也伸手将你搂住。恰恰、恰恰恰,恰恰、恰恰恰……你笑得合不拢嘴。刹那间,你仿佛又变回到二十年前那个迪斯科舞厅的舞后。

每提到这段历史，你的孙儿们总是满脸不敢置信地崇拜：“外婆，再说一遍，你年轻的时候有多苗条，怎么会跳得过舞伴的肩膀啊？”

总之，你毫无保留地舞兴大发了。

兴致正高昂时，对面大楼传来了愤怒的叫骂声。

“你们吵够了没有？”

于是你们结束舞蹈，关掉音乐。

“对不起，马丁先生，我们一时兴起，开了个小派对……”老公喊着回答。

“我明天还要上班呢！”马丁先生在黑暗中又扯着嗓门回了一句（好像是从厕所里传来的）。

“我也要啊，大白痴！”你们家的老太爷也发火嚷道。

你赶紧冲过去把窗户关上，免得邻居和老公展开大战。然而，无论如何补救，接下来的半年里，每当在附近的阿拉伯杂货店碰面，马丁先生还是免不了给你脸色看。

“好了，该睡了！”老公下令说。

他大手一挥，昂首阔步走出房门。你用手指轻轻在唇上贴了一下，向那对小恋人道了晚安后，也跟了出去。

躺回双人床后，你语带讥讽地说道：

“结果你也没有把小亲亲的巴西男友撵出去呀……”

老公假装没听到，嘟嘟啾啾的声音带着睡意：

“这家伙，我不喜欢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他比我还高。”

你早该料到了。你老公对于自己一米九二的身高一向深以为傲，凡是只要高出他一厘米的男人，他都讨厌。不过讨厌归讨厌，